



巨人传

拉伯雷 著

巨人传

〔法〕拉伯雷 著

鲍文蔚 译

François Rabelais
Gargantua et Pantagruel

Librairie Gallimard, Paris, 1951.

内 容 说 明

《巨人传》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名著，是当时人文主义思潮集中的、形象化的表现。作者拉伯雷是一位最富高卢民族性格特征的作家，他从法国民间传说中借用了“巨人”这一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用以突出人文主义者的“人的理想”；他的作品诙谐滑稽而又气势磅礴，嬉笑怒骂皆入木三分，在貌似荒诞不经，甚至粗野鄙俗的形式下，却对整个封建社会作了严肃深刻和淋漓尽致的揭露批判。小说共分五部。最先出版的是《庞大固埃》（后列为第二部），两年以后出版了《卡冈都亚》（第一部）；随后，两部书合订一册再版，定名为《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十年以后，拉伯雷又陆续写出第三、四、五部，但在后三部中，一个机智狡猾的市民典型代替巨人国王成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原来的巨人也仿佛和普通人一般模样了。

巨 人 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字数238,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1 $\frac{1}{8}$ 插页3

1983年4月北京第1版

1983年4月天津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2,500

书号 13019·3435

定价 1.15 元

译 本 序

拉伯雷和他的《巨人传》^①

拉伯雷距今已四百多年，他的生平，由于缺乏确实可靠的传记，从十六世纪以来，史书所述，即残缺不全。本世纪初（1903）法国成立了以法兰西文史研究院教授阿贝尔·勒佛朗为首的“拉伯雷研究学会”，经过学者们几十年的探索和考证，他的事迹，主要著作成书的经过，和出版后对社会的影响，他的政治面貌，已基本上考察清楚。他是渊博的学者，高明的医生，进步的思想家，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但是，也还有一些未详之处，如他的出生年月，早期生活，和晚年情况等，须待后人继续研究。

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 1493—1553）生于法国中部都兰省希农城。许久以来，人们根据巴黎圣保罗坟场的墓碑录，说他“死于一五五三年四月九日，……终年七十”，因此推断他当生于一四八三年；但这块墓碑的可靠性已被否定，现在学者们根据各种迹象比较一致地认为他当生于一四九三年或一四九四年，但也不能作为定论。

① 本序文有关作者生平事迹和著作出版经过等问题，主要根据 Gallimard（1951）出版的《拉伯雷全集》Jacques Bouenger 的序文《Vie de Rabelais》并参照 Garnier 出版的《拉伯雷集》，Henri Clouzot 的《Vie de Rabelais》，以及 Jean Plattard 所作关于拉伯雷的专著《Rabelais, L'homme et L'oeuvre》。

他也不象传说里讲的，是药店或旅馆老板的儿子，他祖上有一个名叫纪耀姆·拉伯雷的，是索伊列修道院的佃户；但他的生父安东·拉伯雷（Antoine Rabelais）却是法学院毕业的学士，希农地方法院首席律师，曾经代理过法院院长职务，可见拉伯雷这个人家已由农民上升为“穿袍资产阶级”；安东又通过婚姻关系，获得不少田产、葡萄园、苧麻地等，在希农城内占有宽广的住宅，城外有别墅和庄园（这庄园名拉特维尼，据说至今还存在）。他有三男一女，弗朗索瓦是儿子中最小的一个。

拉伯雷诞生在拉特维尼庄园，他的童年时期是在故乡度过的。那地方号称“法兰西的花园”，气候煦和，物产丰富，他的童年生活是幸福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书里充满了关于故乡的回忆，且曾一再自豪而天真地宣称“希农是世界第一城市”，他对农民的生产劳动，葡萄、胡桃、苧麻的种植和收获都极感兴趣，还经常谈到家酿的小白酒。

他在父亲别墅附近的沙伊埃圣本笃修道院开始受教育，受教会教育是时代使然，本无足多怪；使后人感到诧异的是：他在波梅特修道院经过一段试修，竟于一五二〇年前后，进入封德奈尔-勒孔德的比依-圣马当-圣芳济修道院当了一名修道士。有人说，他好读书，进修道院是为了寻找读书的环境；又有人说，法国在封建制度影响之下，贵族和地主为了维持门户，往往把爵号（如果有爵号）和财产全部传给长子，而不惜将次子和少子赶上投军冒险或出家修行的道路。这个传统一直沿袭下来。显然，弗朗索瓦的父亲为他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圣芳济教会是一种反文化的教派，而年轻的拉伯雷却已感染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好学之风，他在那里结识了一个朋友比埃

尔·阿密，两人共同学习希腊文，并且开始和当时著名的法国人文主义学者纪耀姆·比代通讯。封德奈尔-勒孔德虽是个小地方，却也有人文主义者的聚会，他们欢迎拉伯雷去参加。其中最出色的人文主义学者是一名法官，安德列·狄拉科，狄拉科对拉伯雷非常友好，称他为精通希腊、拉丁两种文字的学者（但后来成为他的敌人）。但希腊文在教会眼中是危险东西，异端邪说的源泉。一五二三年，反动堡垒巴黎神学院下令禁止希腊文的学习，比依-圣马当-圣芳济修道院的主持人搜查两个朋友的卧室，没收了他们的希腊文书籍，两人在迫害之下，先后脱离这个修道院。圣本笃会是一个比较重视学术的教派，当地圣本笃修道院院长乔福亚·台斯狄莎克是一位爱好文艺的开明主教，又是拉伯雷的同窗学友，他收留了拉伯雷，并任用他为私人秘书。不久圣芳济修道院也发还了他被抄去的书籍。

一五二三至一五二七之间，拉伯雷跟随乔福亚·台斯狄莎克巡视教区，到以法学院著称的布瓦蒂埃大学听过课，认识了许多法学界人士。一五二八年他舍弃了主教的秘书职务，以修道士的身分，遨游法国中西部各大城市，访问各大学和学者：博尔多、图卢兹、瓦朗斯、布尔日、奥尔良、昂热，最后到巴黎。在巴黎他和一个寡妇同居，生了两个孩子，并脱去教会会衣，过着大学生的自由生活。

一五三〇年九月十七日，他在蒙佩利大学医学院注册入学，同年十二月他便得到会试及格证书。以三个半月的时间获得了大量医学知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此有人推测，他的医学学习当开始于巴黎寓居，甚至更早的时期。再则，当时的医科，内容比较空洞，大抵以研读希腊大医学家希波克拉特和格列恩等的著作的拉丁译文为主，一个人如果有了希腊文的基础，便已有

了学医的先决条件，得学位并不很难。依照当时的惯例，新学士须要举行一次公开讲课。拉伯雷在课堂上阐释了希波克拉特的《医学格言集》和格列恩的《小医术》，听众颇多。拉伯雷阐释的不是这两部书的拉丁文译本，而是希腊文原著，并且指出了拉丁译文的错误，这是新兴人文主义者对传统的中世纪治学方法的公开抨击。

突然，拉伯雷抛下如此出色的医学学习，而去了里昂。大概他不愿被关在修道院里喝现成的菜汤，决定自己谋生。里昂地当三国要冲，交通发达，文艺复兴之后，一派兴旺气象。这个城市当时远比巴黎繁荣，工场手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都有长足的发展。造纸业、印刷业、丝绸业、银行业居全法国之冠。著名的出版商也人才辈出。里昂一年四季的大市集，早已驰名欧洲，吸引着四方商旅。它的文坛在十六世纪初期亦盛极一时，用词精微雅妙的莫里斯·赛甫是拉伯雷的朋友，诗句缠绵悱恻的美丽女诗人路易丝·拉贝和其他诗人形成法国文学史上的“里昂派”，放着彼得拉克式的异彩。这时拉伯雷的行囊里藏着几部稿子，是他历年钻研的成果，他想拿到象里昂这样一个商业和文化中心出版，是再自然不过的。果然，他在短短的四个半月内，就先后印行了六种医学和法学校勘或翻译的著作，因此可见他的勤奋。此后的二十年，他的活动一直以里昂为中心。

一五三二年十二月一日，他被任命为里昂洛纳河桥慈悲圣母堂医院的医生。薪俸虽然不厚，每年四十镑，职位却是体面的。他的交游遍于全国，学者、诗人和知名人士如埃季哀纳·多莱、克莱芒·马洛、沙尔蒙·马克林、梅朗·德·圣热奈、安东·杜·赛、约翰·勒迈尔·德·贝尔日和当时欧洲人文主义大师

埃拉斯姆都是他的朋友，他用拉丁文写给埃拉斯姆的信中自称“晚生”，对大师推崇备至，尊之为“我的父亲”，尽管这时他还未和大师见过面，但同气相投，关系非常亲密。这时他自己也已经是一个有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年纪还未过四十。

有一天他在书摊上看到一本无名氏的《高长硕大巨人卡冈都亚大事记》，那是一部短短的民间故事，叙述巫师梅灵制造了一个巨人卡冈都亚，为亚述王抵御敌人的侵略。据拉伯雷说，这书极受群众欢迎，“两个月内销售之数，比人们九年期间购入的圣经还多”。他读了这书，认为自己要写一部同样“货色”的作品，也不会太难，因而一下就找着他创作的道路。同年十一月三日，里昂大市集上就出现了他的不朽巨著：《巨人卡冈都亚之子，狄波莎德王，鼎鼎大名的庞大固埃的可怖而骇人听闻的事迹和勋业记》。这一年天时大旱，自春至秋六个月未曾下雨，这使拉伯雷想起了民间故事里的庞大固埃，让他继承了巨人卡冈都亚的血统。中世纪民间戏剧里有一个海鬼庞大固埃，他专乘人们张口熟睡之际，撒一把盐在他们的喉咙里，让他们醒来时口渴难当。不过原来的海鬼在拉伯雷书中变成巨人，并且是一位贤明的君王，这更合乎人民群众的口味。他出世的时候，从他母亲肚子里一连跑出来六十八只骡子，背上驮着海盐。但是在荒唐的滑稽故事下面藏着辛辣的讽刺。作者在书里猛烈攻击当时的统治思想：经院哲学，即烦琐哲学，及其支柱巴黎大学神学院、法院和教会。反之，对于文艺复兴的新精神则颂扬备至，并热烈欢呼古语文、古典籍的重被发现和研习。庞大固埃在巴黎读书，父亲写信勉励他，要他成为通晓古今知识的“无底深渊”。为谨慎起见，拉伯雷将

自己的革新派思想掩藏在无穷无尽的秽言脏语里，几乎使人不能卒读，并且用了一个笔名：“亚尔戈佛列伯斯奈西埃”，是把他自己的名字François Rabelais十六个字母拆开重新排列而成。书出版后，立即风行一时，但他的伪装瞒不过反动的统治阶级，不久即以“秽褻”的罪名被禁止出售。

一五三三年，巴黎大主教约翰·杜贝莱为英王亨利八世离婚案，奉派赴罗马，路过里昂，拉伯雷和大主教是旧日的同学，大主教邀拉伯雷当他的随行医生，同游意大利。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西欧人文主义者向往的圣地，拉伯雷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他在罗马盘桓数月，大大满足了他对于古物古迹的好奇心，结识了一些有名人物；他给植物爱好者乔福亚·台斯狄莎克主教送去两株新近输入欧洲的龙爪槐，受到嘉许。他又想绘制一幅古罗马地形图，但不久发现已有意大利人做过这件工作，他把这人的著作校订后印行了一版，次年五月回到里昂。

一五三四年八月，拉伯雷发表了他的名著的第二部分：《庞大固埃之父，巨人卡冈都亚十分骇人听闻的传记，亚尔戈佛列伯斯奈西埃先生旧作》。作者以上述无名氏故事里的英雄卡冈都亚，作为他小说的主人公。这人躯干高大，食量过人。他一降生便喝了一万七千九百一十三头母牛的奶，人们为婴儿缝制衣服，一次便用了一万二千多匹衣料。他诞生的时候是从母亲的左耳朵里窜出来的。对于这离奇的产子方式，如果有人怀疑，作者便引经据典严词驳斥：“天主是无所不能的，如果他高兴，从今以后，女人从耳朵里生孩子，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除了这些伪装的疯话之外，巨人身心和智慧的发展都达到平衡和谐的顶点，这是他受了人文主义教育的结果。作者在书

中除大事宣扬重实践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教育方法外，又一次对烦琐哲学、巴黎神学院、教会、修道士、法官和旧教育制度发动了更猛烈、更大胆的攻击，最后揭出他们邻邦的一个扩张主义者，因一件边民斗殴小事，对卡冈都亚的父亲大肚量发起突然袭击。大肚量极力忍让，求和不得，才召回卡冈都亚抵抗侵略。拉伯雷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好战分子的狂妄嘴脸，给他一个可悲的下场，但他还妄想有一天卷土重来。本书的写作后于《庞大固埃》，但卡冈都亚是父亲，理应居前。数年之后，小说重新出版的时候，便是《卡冈都亚》在前，《庞大固埃》在后。

这时法国的阶级矛盾极度激化，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长期犹豫之后，终于倒向极端反动的天主教派。许多新教徒被烧死，自由思想也受到迫害。拉伯雷认为有暂避风险的必要，一五三五年二月，他在里昂医院不辞而别，一时行踪不明，可能在他旧日的庇护人乔福亚·台斯狄莎克主教那里躲了一阵。七月，约翰·杜贝莱（已升任枢机主教）二次赴罗马，又和拉伯雷在里昂相遇，拉伯雷跟他重游意大利，并借杜贝莱的力量向罗马教廷求得还俗赦罪书，准许他以在俗修道士的身分行医。

一五三七年二月，他重入蒙佩利大学医学院，四月三日得硕士学位，五月二十二日得医学博士头衔。不久他在里昂，用一具绞刑犯的尸体作解剖，这在当时是一种为追求科学真理而敢于触犯神权的非常大胆的举动。九月，他第二次举行公开讲课，解释希波克拉特的希腊文原著。这时他不但是一位有名的医生，同时也是一位极负盛名的人文主义学者。他的学问广博，各种学科如天文、地理、数学、哲学、医学、音乐、植物、建筑、法制、教育，语文如希腊、拉丁、希伯来等，可说

无一不通，真正成为恩格斯所说的“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①。

一五三九年底，拉伯雷第三次到意大利。这次是跟随约翰·杜贝莱的哥哥纪耀姆·杜贝莱赴比埃蒙省长之任。他住在比埃蒙省省城都灵，离里昂不远，一五三九至一五四三年之间，他曾几次返回里昂。一五四一年，他在里昂将《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合为一册，将一些过于直率的字眼略加修改，付印出版。这便是后世所传的定本。一五四三年纪耀姆·杜贝莱病歿旅途，不久乔福亚·台斯狄莎克也老死于修道院中。拉伯雷失去了两个有力的庇护人。他的小说，由于他朋友埃季哀纳·多莱的不慎，未经他同意，照他的旧本翻印了一版，因此受到巴黎神学院的追究。

一五四五年，他鉴于《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遭禁，特地为他的小说第三部求得国王的刊印许可证。书于次年初出版，题名《善良的巨大固埃的英雄言行第三卷》。作者第一次署上他自己的名字加头衔“医学博士弗朗索瓦·拉伯雷”，可见他相信有了靠山，不需要太多的伪装。在这部书里，作者似乎忘了他的英雄是一个巨人，庞大固埃几乎成了一个忠厚长者，甚至不大有主意的老好人。庞大固埃在巴黎认识了一个朋友，从此和他形影不离，这人名叫巴汝奇（无所不为的人），成为此后故事的中心。巴汝奇害一种名曰“缺银病”的“不治之症”，但他有六十三条寻钱的妙计，其中最体面的一条是“偷窃”。巴汝奇帮助庞大固埃击败敌国的进攻之后，悠然动了家室之思，但又犹豫不决，不知结婚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于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四四五页。

他们先用占卜，然后历访诗人、术士、哲人、神学家、医生、女巫、疯子、法学家等探讨得失。作者借此引出无穷无尽的滑稽对话和笑料，反映当时思想界一场关于妇女问题的论战，充分暴露了上层社会统治思想代表者的愚蠢可笑。书中虽避去神学院字样，书前还冠以献给那伐尔王后玛格丽特（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姊妹）的诗；但这时反动派的气焰正盛，连玛格丽特本人也受到注意，小说仍逃不脱神学院的检举和巴黎议会的查禁。八月，埃季哀纳·多莱被杀，焚尸示众。拉伯雷逃到当时属于日尔曼帝国的边城麦茨，在一个朋友家暂避。

这时，约翰·杜贝莱又一次出使罗马。一五四七年七月，拉伯雷再度随行，路过里昂时，他将第四部初稿十一章交给他的出版人，于一五四九年出版。拉伯雷从意大利回来后，又续写几章，一五五二年出版，才是现在的六十七章。庞大固埃和巴汝奇为穷究结婚的利害，远涉重洋，寻访“神瓶”。作者借光怪陆离的海外奇闻，在妄诞离奇的寓言中，注入科学现实的细致描写，使读者目迷五色，莫辨西东。庞大固埃等行经北冰洋，见到结成冰块的语言，遇热溶解，放出字音历历可闻；冬天发生的一场大战，开春后人们才听到那喊杀声、战斗声、妇女孩子的哭喊声、人唤马嘶声；他们在船上遇到一个狡猾的羊贩子辱骂巴汝奇，巴汝奇不动声色，用巧妙的战略，将羊贩子和他的羊群送入海底；他们在海上遇见大风暴，吓得巴汝奇又哭又喊，拉一裤裆尿，可是风暴一过，他立刻飘飘然将刚才的丑态忘得一干二净。读者随处可以看到拉伯雷对于航海事业的丰富知识和对人物性格的轻松描绘。作者继续讽刺罗马教廷，出书后又被查禁，里昂方面谣传他被投入监牢。他在晚年曾遥领圣马当特-墨东和孟斯教区圣克利斯多夫-杜-让贝两处教堂的

本堂神甫职务，支取干薪。一五五三年一月，他同时辞去这两个职务，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处境多么困难。三个月后，四月九日他于巴黎去世。

九年之后，旁人印行了他的遗著十六章，名《钟鸣岛》。是第四部航海故事的继续。钟鸣岛钟声永不停止，岛上住着和人一模一样而羽色各殊的多种禽鸟。它们名叫教士鸽、修士鸽、神甫鸽、主教鸽、枢机主教鸽、教皇鸽。顾名思义，不难明了，作者的矛头指向什么。一五六四年，完整的第五部才出版。庞大固埃一行离开钟鸣岛，经过许多无法想象的岛屿和国家如铁树岛、石骨岛、穿皮袍猫岛、皮袋岛、雅歌岛、五原素国、谎言国、莎丁国。遇见各式各样的奇人和奇事，最后到灯笼国。灯笼国皇后设宴款待他们，并派一盏特别亮的灯笼送他们出境，而达神瓶岛，这是他们行程的终点。

巴汝奇进入神瓶的殿堂，喝过味道随饮酒人心愿而改变的酒泉，听到神瓶的启示，清晰的一声：“Trinck”（“饮”）！据法朗士的解释：“请你们畅饮，请你们到知识的源泉那里……研究人类和宇宙，理解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畅饮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是全书精神的总结。关于第五部的真伪问题，学者们的意见尚不一致，但大都认为前十六章^①无论在思想上、文字上，与《卡冈都亚》、《庞大固埃》相比毫不逊色，可以肯定是作者本人的手笔，至于其余部分，似属未经整理的遗稿，思想上、口吻上都显得忿激，其中有无掺杂或假托，难以肯定。

拉伯雷是什么人？他究竟想说什么？凡读过《巨人传》的

^① 一说十七章。

人，都不免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是醉汉？是疯子？是一名小丑还是佯狂的哲人？深不可测的思想家？预言家？他在当时便引起许多误解。他的朋友，诗人马洛，就说他是成日不离醉乡的酒葫芦。他满口胡言，自比于拉丁疯子诗人吕西安；有人骂他道德败坏，又有人称他品德极高。他宣扬科学，毕生钻研科学，鼓吹科学，却又说，“有科学而没有良知，只能是灵魂的破产”，足见他识见高超。他的作品，从头到尾，充满矛盾，无法统一。对于这些，历来批评家亦多分歧，高明如蒙泰涅认为他不过是个“说笑逗乐之人”，谨飭如拉布吕耶尔则说：

“拉伯雷是无法了解的。他的书是个谜。坏的地方，坏到极点而还远过之，以下流恶俗为有趣，好的地方又直入精微美妙的境界。那可能是最知味者的美饕。”这话说出许多人想说的话。别林斯基说过，“拉伯雷的作品，代表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精神和意义”，也不算过分。这部作品以它的影响来说，公认为是世界古典名著之一。位置当在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和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之间。它自问世之日起便受到广泛欢迎，他在文学史上启发过、哺育过许多大作家，如莫里哀、斯卡隆、拉封丹、博马舍等，因而被誉为象荷马、莎士比亚、但丁一流的“母体天才”，是“法国文艺文的创造者”。巴尔扎克认为他概括了比塔戈拉、希波克拉特、阿里斯托芬和但丁。巴尔扎克自己的《滑稽故事集》的副标题就写着，“为庞大固埃主义者取乐而作”，书里令人馋涎欲滴的浓厚滋味便直接从《巨人传》脱胎而来。雨果将拉伯雷比作大法师，说他可能是原始真理的宣布者，他的作品是大张着的“阴暗之口”，你对着它会感到目眩神昏。

在法国，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的名字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的。他们源自古老的民间传说，植根于人民之中，他们和善温厚，和人民关系密切，亲如一家。在战胜敌人之后，他们不曾对人民夸耀自己，老王大肚量反而说：“是人民的劳动，人民的血汗，养活了我和我的一家。”这是多么朴实的语言，多么高尚的品质！拉伯雷是知识的热烈传播者，他站在进步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封建愚民教育和神权统治进行勇猛的冲击，在他看来，愚昧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他梦想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巨人父子，将成为新型的哲人君王，超阶级的统治者，只有他们才能看清人民利益之所在，只有他们才能为人民造福。拉伯雷自信而且乐观，相信未来是属于他们的。拉伯雷是博大精深的学者，但他的内心是单纯而质朴的，他的思想，通过古代精奥复杂的哲学体系，回到纯朴健康的乐天主义。他坚决相信自然是善良的，人民是善良的，在他的理想国里，人民只有一条行动准则：“爱做什么便做什么”（德廉美修道院门上题词）。

关于拉伯雷写作的目的，专家们曾一再指出，是为减轻病人的苦痛，因为他是医生。不错，拉伯雷是笑口常开的，而笑可以使人忘忧。但笑也是一种武器，对付一切顽固丑恶的庞然大物最有效的武器。拉伯雷就用这武器进行着战斗。嬉笑怒骂，是他的拿手好戏，通过他的五六十万言巨著，他和人民一起，痛快地骂，粗犷地笑。他的笑骂声，使黑暗的封建反动堡垒里的敌人听了两腿发抖，暴跳如雷，他不愧是“伟大的笑匠”，是人民的代言人。^①

^① 法朗士认为，对普通读者来说，拉伯雷的作品，无异是希伯来文；但亨利·勒佛伯尔则认为，拉伯雷和人民之间，交流是直接的，不需要传译人。

拉伯雷是人民的儿子，他了解人民，善于掌握人民的语言、人民最欣赏的表达方式：活的口语体。这种口语体在中世纪没有写本，但口传口授的民间文学——故事和剧本——中却有丰富的宝藏；拉伯雷继承、发掘而且发展了这份宝藏，将它提炼到空前的高度和规模。他在《卡冈都亚》的序言里说，他写这部书，用的是吃喝的时间，这话是引起许多误解的根源。正如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吃喝的时间，不应理解为吃饭喝酒的当儿，而是说，他的小说不是在书斋里一字一句推敲出来的，是在茶余酒后，于谈笑声中，口述而成的，这正是民间文学家的写作方法。他的文章如泉头喷射出来的活水，来势迅猛，活力充沛，变化多端，不拘常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行文中间，随时有突发之机，似断又似续，似隐又似显，这些特点在说话中尤为显著；这是活的语言，仿佛是从人们口头直接记录下来的，其活泼生动，丰富多样，在法国文学里也是独一无二的。《巨人传》即用这种文字写成，洋洋数十万言，如长江大河，波浪滚滚，奔腾而下。里面还穿插着人民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谜语、童话、寓言、稗史、小剧、打油诗。所有这些成分汇成一股笔力雄浑、气势磅礴的文章。尽管这文章有多种古语、希腊语、拉丁语、多种外来语、地方语、行话、双关语、科译、笑谑夹杂其间，增加了阅读的困难，但至今还保持它的青春和活力，吸引着群众，被译成各种文字，为世界人民所喜爱。

译 者



作者像